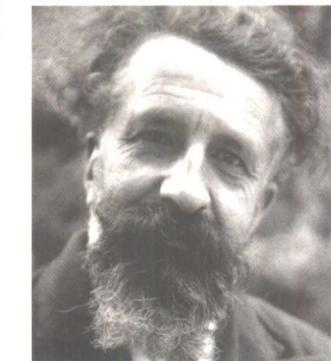


〔法〕安德列·巴利诺 著

顾嘉琛 杜小真 译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巴 什 拉

传

东方出版中心

00127470

B565.3

9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法] 安德列·巴利诺 著

顾嘉琛 杜小真 译

巴 什 拉

传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什拉传 / (法) 巴利诺著; 顾嘉琛, 杜小真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0.11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ISBN 7-80627-587-8

I . 巴… II . ①巴… ②顾… ③杜… III . 巴什拉-
传记 IV . 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8698 号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根据 André Parinaud; Gaston Bachelard (Flammarion, 1996) 译出。经法国 Flammarion 出版社授权，本书中文版由东方出版中心独家出版发行。

巴什拉传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望新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88 千

印张: 17.25 插页: 3

印数: 3,000

版次: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587-8/K·75

定价: 26.00 元

献给我给自己选择的导师



译 者 序

我们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就接到过不少人的询问，问我们这本书的中文本什么时候能出来。他们中有的是现代西方哲学思想的研究者，有的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关专业的学生，还有撰写以巴什拉为主题论文的研究生。他们之中很多人是在读过巴什拉的《火的精神分析》、《梦想的诗学》的中译本后，深为巴什拉及其思想所吸引，而国内对巴什拉的译介和研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盼望能看到更多有关的评介，渴望对巴什拉有更多的了解。现在，这本书终于译完，我们由衷地高兴：为期待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也为我们心中对这位 20 世纪伟大思想家的深深的崇敬。

巴什拉这部传记的作者 A. 巴利诺是法国历史学家、记者、艺术评论家，他曾是《艺术周刊》和《艺术园地长廊》的主编，并且发表过有关布雷东、达利等采访录，并且出版过法国著名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传记。他的这本巴什拉的传记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巴什拉的评传中内容翔实、丰富，评论涉及领域更加广泛、深入的一部。作者从大量巴什拉著作、文章、诗论以及巴什拉的朋友、学生的书信出发，向我们展现了这位具有世界声望的认识论学者的风采和魅力。作者让我们和他一起去发现、感受巴什拉“新科学精神”的强大的内在力量，去领悟这种精神赋予诗歌的创造力。他怀着对巴什拉的热爱，也运用明晰的哲理思考叙述了哲学家巴什拉的生活和学术经历，分析了哲学家、科学家、诗人巴

什拉的作品，并且令人信服地指明了巴什拉思想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特别是书中用很大篇幅论述的巴什拉有关教育的精辟思想，无疑会引起我们的深刻思考。

在这本书中，作者谈到了有关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巴什拉的批评，作者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些不敬之词。必须指出，这并不是巴什拉的本来思想。而且这些评论应该放在当时比较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之下来看，相信读者在阅读中会有正确的分析和评价。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随着作者的叙述感受巴什拉的生命光彩，随着巴什拉生活的变化而欢乐、悲哀或赞叹。我们希望读者朋友和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切。也期待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朋友对我们的翻译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顾嘉琛 杜小真

2000年3月
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作者前言

加斯东·巴什拉离开我们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他的教诲在现代思想史的前景中将体现出了它的全部意义。

加斯东·巴什拉给了我书斋生活中最珍贵的时光，并使我感受到了他讲课的感染力的无穷乐趣。回忆和思索也许足以一出于感激之情—启迪写作这部作品的灵感，然而，这本书的合理性却是建立在一种同样深刻的而又是另一种范畴的发现的基础上：从他的教诲中产生的生命和思想的含义的复杂真实性。

这位哲学家是一位阅读和写作的人，他善于天才地“把梦幻和思想结合起来”，他曾说：“在人身上，我们尤为深爱的东西正是我们能对它作描写的东西。无法写出的东西值得经历吗？”他的活动意味着持久的分析和持续的活力。

在将要逝去的世纪中，在由于“进步”技术的来临而受质疑的旧结构的混沌中，发生着科学发现和知识对各种价值的批判，在这时刻，历史上最伟大的较量开始了。没有任何东西会如同“从前”！人口的激增将加速各种进程，在由软件、信息革命、微信息处理、多媒体和字母数据数字化统治的全球范围内，提出了未来境界。

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以他的辩证法、他的方法、他的研究，通过他在农业社会和正在告终的工业之间的伟大见证人的处境，以他的改变了现代社会的物理和化学科学的认识论知识，向我们献出了他的清醒，这份特别礼物；它使我们能以最基本的人

文主义的话语来提出我们命运的问题。

几乎在大学教学的全部业余时间里，他独自一人完成了对人的渊源、对思维和行动发展的条件所作的名副其实的实验室研究工作。他求助于诗歌，把诗歌作为想象和言语的一种更新——在量子论、测不准原理、原子能、天体扩张理论和染色体组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可能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是唯一的道路，自然也是复杂的道路，来接近现实，接近我们先学会制服再加以认识的那种力量。无疑，该有一位苏格拉底式的人物来道出真情。随着交流的世界化，思想的“复杂统一体”的新时代已来到了，这个新时代的一切将归于对精神活动的认识——尤其是理性主义的智性的巨大危机将来自于寻求客观性的复杂方程和非物质的新价值。

我希望与人共享我的信念，即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科学同生并经历过科学验证的、客观的和神话般的重大奇遇的加斯东·巴什拉，在未来将是一位与戈耳迪^①同样的人。戈耳迪这位普通的农夫，登在车上，神降示宣告他为国王，他建立起戈耳翁，为亚历山大提供机会砍断系在奉献给宙斯的马车的辕上的乱结而告终，从而开辟了自由的征服之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人的智性之路。

加斯东·巴什拉的作品通向一种切实的哲学行动意志，而这种行动意志体现在所有的青年人的伟大作品中。他的作品的产生属于同修建了他故乡的克莱伏修道院相同的那种必要性——虽

① 戈耳迪(Gordias)，希腊神话中佛律癸亚国王，建都叫戈耳翁。亚历山大在戈耳翁的宙斯庙里用利剑斩开马车辕上的乱结，成为亚洲君主。(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然时代不同了，但在欲超脱社会纷乱这种品质上是极其近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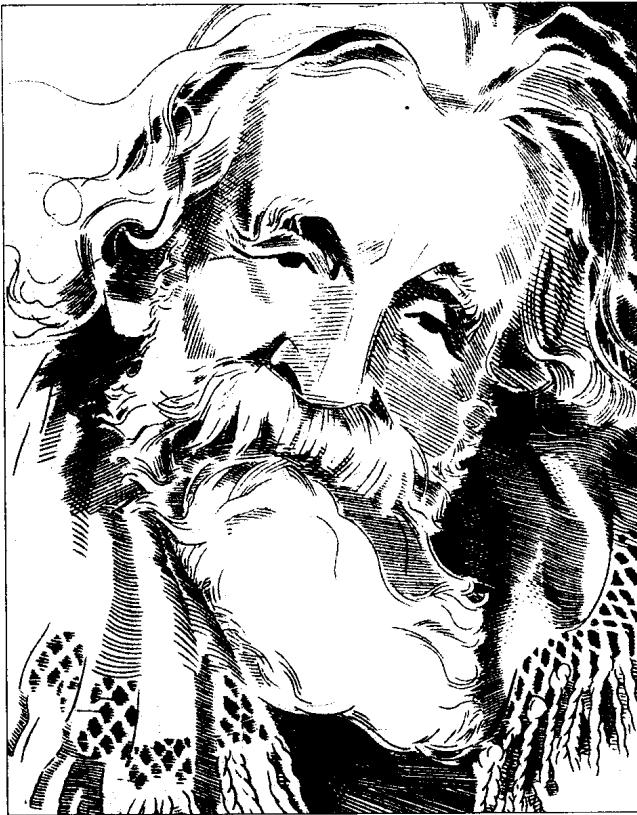
但愿这番苦思冥想能成为新教育的启蒙，这新教育也许会有助于我们重新创立我们的最基本法则的规则，把想象作为摆脱自身压抑和恐惧并成为征服未来的人的一种准则。

安德列·巴利诺

1996年5月29日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根据法国最新版本翻译的关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巴什拉的传记著作,全书约40万字,介绍了巴什拉由一个鞋匠的儿子,经历了从军、邮局职员、中学教师等工作,最终在高等学府任哲学教授并成为西方著名的学者的颇具传奇性的一生。同时,作者以丰富的资料,包括巴什拉本人的文字以及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学者对巴什拉的高度评价等,阐释了巴什拉所想建立的新的认识论的内涵和巴什拉的哲学思想对于科学认识和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产生的影响,高度肯定了巴什拉对世界当代思想史的重要贡献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本书是一部学术性的传记著作,对了解和研究巴什拉和西方哲学的最近进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巴什拉

当代西方思想家传记丛书

编委 杜小真
章国锋
刘文飞
张祥龙

J. Koechlin

目 录

译者序	顾嘉琛 杜小真	1
作者前言	安德烈·巴利诺	1
第一章	“这一切使他变成了什么？”	1
第二章	“我只是动词‘学习’的主体”	21
第三章	“一名受教育的教育者”	40
第四章	“瞬间直觉，一种新的时间意识”.....	59
第五章	洛特雷阿蒙或好斗性	96
第六章	火，想象力和弗洛伊德	113
第七章	科学，“智性的美学”	135
第八章	认识的历史喜剧	150
第九章	知的新辩证法	195
第十章	超出眩晕之外	211
第十一章	超人，新生活的创造者	233
第十二章	伟大的创新：将权力给予想象	280
第十三章	“思想—土地”	310
第十四章	当一位哲学家读诗人作品时	355
第十五章	马克思反对苏格拉底	423
第十六章	“生活就是这样”	479
第十七章	尝试——新的道路	500

第一章 “这一切使他变成了什么？”

1919 年开学时，奥布河畔巴尔市 (Bar - sur - Aube) 的地方中学的 2 年级、1 年级和毕业班的学生们发现一位新来的物理和化学教师加斯东·巴什拉。

教师巴什拉时年 35 岁，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1914 年 8 月 2 日，他应征入伍，在莫松桥龙骑兵第 12 团当兵。他在战壕里共呆了 38 个月（荣获战争勋章，受师部表彰），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这整整一代人迟迟才得到任命。1919 年 5 月他才复员。

加斯东·巴什拉最初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他那一类的学生，即由佩吉^① 称作“黑色轻骑兵”的人负责照管的那类学生。那是一些“投身”于“世俗”行动中的小学教师，他们立志要把城里和乡下的不识字的孩子教育成好学生和未来的公民，会念会写。结果他们成功了。

加斯东·路易·皮埃尔·巴什拉于 1884 年 6 月 27 日出生在奥布河畔巴尔，他父母开了一家香烟铺，兼售报刊杂志，他祖父是个鞋匠。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看到他父母：母亲身着白色围裙侧着身，父亲身着蓝色围裙，站在国民街的人行道上，身后是用他们姓氏命名的店铺。

当时，巴尔市有 4636 名居民。圣马克鲁教堂的钟楼临驾在

^① 佩吉 (Charles Péguy 1873 ~ 1914)：法国作家。

城镇之上，从楼顶上可看到奥布河谷环着山丘，环抱着一座座桥梁，穿过整个城市。

这地区秀美的自然风光至今仍是它名声远扬的重要原因，加斯东·巴什拉本人是这样描述它的特色的：

“我出生在香槟地区^① 岗峦起伏的偏远处，那里河川溪流纵横，名叫‘谷乡’就因为那里到处是河谷。对我来说，最美之处便是在一条谷川的幽深处的柳荫下，身边流着潺潺溪水。10月来临时，溪涧上薄雾缭绕……谷乡共长18法里，宽12法里，可谓是一方天地。我并不全部认识，也不曾走遍所有的河沟^[1]。”这段回忆就像是整个一生的定音调：“我在水边沉思时，我的想象就同水联系在一起了，同清彻的碧水，同绿遍了草场的水联在一起。我在溪边坐下不可能不陷入深深的遐想，不可能不想到我的幸福……”接着是这番景象：“从山丘——在巴尔我们都叫做圣日耳曼纳山——上看去，面前是一片封闭的环形天地，中心是教堂钟楼^[2]。”

他从小就在树林里游逛，他说，他的祖父“过去曾在那里迷了路”，这片林子成了他的“祖宗树林”。大自然中的涓涓流水，可以肯定，构成了他早期印象中的感性气氛，他从中汲取了形象和着迷的感觉，以后又重建起诗一般的、美妙的、专致的回忆：“岸边上的树生活在两维之中。树干的倒影使池塘变得更深。在水边遐想不可能不产生倒影和深度的辩证关系。似乎，从水底不知有何种物质在养活倒影。湿软泥是正在起作用的制镜子的锡汞剂。它把黑油油的物质同呈现在它面前的影子结合在一起。河底对于画家来说是妙不可言的惊喜^[3]。”

① 香槟(Champagne)：地理位置相当于旧时的香槟省，现在它共包括四个省，奥布，阿登，马恩和上马恩。

每天都有新鲜的事和想象。在提及有关他的如此质朴的生活的见证之前，似乎十分有必要在我们的叙述中顺便地借助于回忆、追求及那种赋予他灵感并对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想象本身。

这样，每日清晨，他父亲担负起并为自己保留了在加斯东房里生火的乐事，加斯东醒来，睁睁望着熊熊火焰，把自己对这位魔术师般的父亲的感情，他的安宁的男子气同那种将人揭示给人自身的普罗米修斯式的乐趣融在一起。一种真正的传统建立起来了，犹如一种弥撒，父亲并不委派他人来布道。就这样，小孩子初步领略到了对火的享用，火用它的能量和它的启迪照亮了他年轻而已经灼烈的个性。他变成了火的信徒。

后来他说：“城里的孩子很少知道这种在3块石头缝里燃起的火，也没尝过油炸黑刺李和红炭火上的粘的蜗牛⁽³⁾。”

他个人对现实的把握就像逐渐伸展的磁场一样，正是从他的故居开始建立起的：“一旦穿过令人害怕的走道……走下一级台阶到了厨房；向上3个台阶走到饭厅。住宅的地窖就是洞穴，阁楼是窝，它有自己的根和簇叶……孩子同母亲呆在一起，住在中间。下地窖和上阁楼会是同一种心情吗？这两处的天地迥然不同……咱们去地窖，就像古时候手拿着蜡烛盘……楼梯多么的陡，那么旧，台阶多滑呀！……瞧，这是泥地，又黑又潮的泥地……有几块石垫住酒桶……仅在灌满一公升酒的时间里，会有多少幻想，有多少种想法！”

孩子掌握了包含着多种意义的家宅。

“阁楼是独自赌气之处，没有人看见……是读不尽书的地方……用祖辈的衣衫来化装，戴上披肩，飘带……阁楼是干枯生活把持的地方，一种在干枯之中保存着的生活……瞧，凋谢的椴木在手掌下发出嘎吱声，那里是挂在酒桶箍上的葡萄，宛如美妙

的分枝吊灯，一串串发着亮光^[4]……”

整部作品追忆起他慢慢地重新发掘出的儿时的遐想，为他日后提供了思想活力的养料。

不久，加斯东·巴什拉每天 4 次过桥上学去，绕开他那片美丽的树林和多节多疙瘩的树干。每天，他不再跨越池塘小溪，而沿着潮湿的绿茵小道走去，尽力从遐想中摆脱出来，就像每天清晨，他努力从甜美的懒散中起身一样，边观望着炉膛的发着劈啪声的柴火。坐在教室的板凳上，他必须学知识。这个 11 岁的孩子面对老师的严格要求以他自由自在的、快活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游逛为依据，以他对崭新形象的渴望作出相应的反应：“他们知道，他们以为自己知道，他们说自己知道……他们教导孩子说地球是圆的，地球绕着太阳转。可怜的孩子，你有什么不该听的？当你离开教室爬上山坡，你的山坡时，你的遐想获得何等的自由^[4]。”

加斯东·巴什拉在小学学习 7 年，后来去了巴尔市中学。19 岁时，他在赛珊娜中学谋得了一个辅导教师的职位——仅是过渡而已，待遇菲薄，但一直干到了 1902 年。这时，他当上了邮电部门的编外人员，被派往浮日省的勒米尔蒙。他服过 2 年兵役，在莫松桥龙骑兵第 12 团当通讯兵（默尔特—摩泽尔省）。1907 年 23 岁时，他复员后仍在邮电部门供职，但调到巴黎东火车站，当铁路邮车上的信件分拣员，后来当上了职员。

起先，他住在阿尔布依街（现已拆除），房间面朝院子。他的朋友诗人让·勒斯居尔（J. Lescure）曾问他来巴黎邮局工作学到了什么，他对这位友人打趣说：“街道名称。还有发颤音 r 很硬^[5]。”这番话略带讥讽，却确实吐出了他天生的矜持，以及他对生活中日常事务和回忆作用的看法。咱们别忘了这一点，他还提到一位一下子来到展示着历史陈迹奇观的首都、走进街名“总